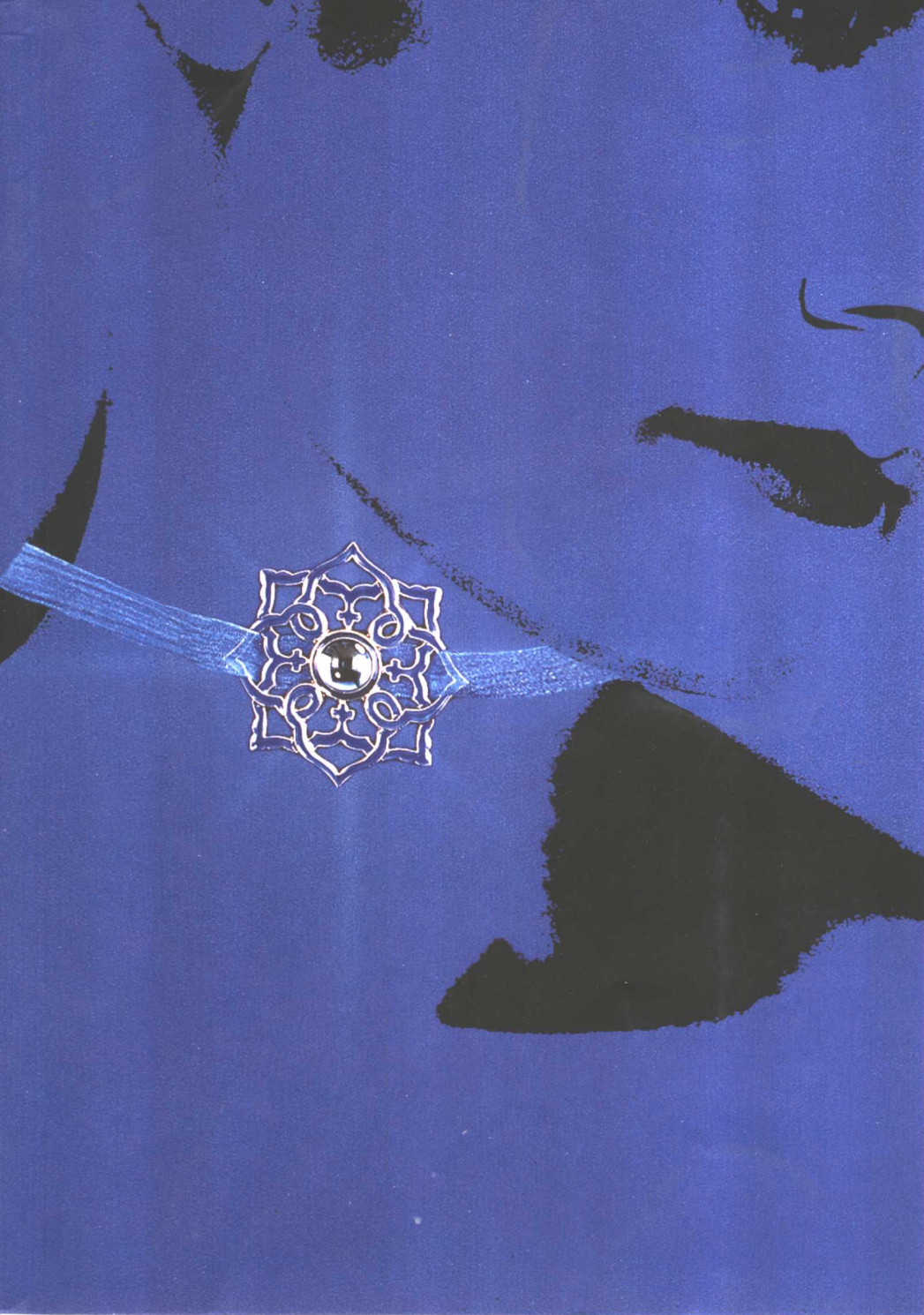


# 云想衣裳

高朗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想衣裳 / 高朗著.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5

ISBN 7-5006-6544-X

I. 云... II. 高... III. 服饰美学—通俗读物  
IV. TS976.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5666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http://www.cyp.com.cn)

E-mail: [liushuang@cyp.com.cn](mailto:liushuang@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07495 营销中心电话: (010) 64065904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 × 1092 1/20 12 印张 1 插页 120 千字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25.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中心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84047104

# 云想衣裳

高朗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 目录

霓裳羽衣 4

衣债 6

欠债 8

还债 12

佛罗伦 18

Iéna 38

Et boîte 72

常在缠缚 82

上海逛街全攻略 156

Vintage 174

跟白衣说…… 180

两生花 182

沦陷Tiffany…….com 186

蓝色·蒙娜丽莎 94

记得绿罗裙 处处怜芳草 112

玫瑰集 116

故事片 124

弄假成真 136

最贵不过 142

星探 148

如是蝴蝶 152

人在江湖 衣不由己 198

熏衣豆蔻香 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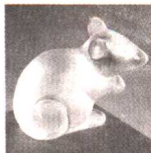
腰女 212

Haute Couture, 有生之年 218

月点波心一颗珠 220

色·情 226





## 霓裳羽衣

翻看霓裳羽衣，就是自己的成长道路：曾经如此校园、曾经如此烂漫、曾经如此清纯、曾经如此异国……

当我们的爱衣一拨一拨登台、退场，我们也就一年一年——不不，是一季一季，自少而长，自青而红，发自黑而白，肤自光洁而粗糙……

生命，是比时尚更加好看的一场戏。

只是，时尚可以在十年内轮回，生命，却是要在来生里新生。

是一个爱衣人心语。

我们，不好跟某“高级时装主义”杂

志上那种专栏比，会告诉你：她用银行里最后一万一千块钱，买了一件某意大利牌子的大衣。

啧啧，一万一千块——关键还是最后的，还有房租等着交……

我很是疑心：那是编辑和作者商量好了，要给某广告客户捧场。

在 Shopping 上，我虽年纪轻，实在是过来人，有许多血的经验教训要交代。又为了避免变成《围城》里孙柔嘉的姑妈，因参加过五四运动，在女学生面前动辄做前辈状。

不得不落笔成文。

当然，前提是，你不是那种买衣服就是为了销金，花得少，你心里不痛快的烧包一族。也不是和各大牌的公关经理是“铁姐妹”，白天在她们专卖店喝茶，晚上参加她们 Party 的名媛名太们。否则的话，就是穷人耳语教人家拣去，当了笑话。

血拼，绝对是一个女子，一个爱自己的女子，一定要走过的成长经历。我们要

讲的，是把血拼变为一场结合耐力、灵性的智慧运动。

学费是要交的，当然，是交得越少越妙。

技术上的问题，学是学得会的。但要成就一个血拼高手，绝对少不了一颗“爱心”——“爱衣之心”。

这我是教不了你的。

也许，没有倒是更大的运气。



## 衣债

我一直认为：我们一生就是来还债的。

人各有债：有人还情债，于是做情痴。有人还物债，于是有物痴。

有人上辈子一定是带着钱债进的棺材——于是这辈子投胎为中外葛朗台。

三生石畔一株绛珠草，日受赤瑕宫神瑛侍者甘露灌溉。她无以为报，想：“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

于是，绛珠草落世生为林黛玉，而那神瑛侍者，便是宝玉前生。

林妹妹一生眼泪，哪里止得住呢？

所谓“孽债”，不是人力，实是天为。

人家五行缺土，我想我是命中缺物。满月时，也应该抓周。宝玉抓的是脂粉，毫无疑问他这辈子就是给“水做的”女儿家卖命的。

我？他取脸上的，我就拿身上的。他拣水粉胭脂，我就挑绫罗绸缎。

绝对准：宝玉后来还完债，就出家。我，此刻算是还掉大半。

一直醉心于《楞严经》关于爱恨恩怨这千古孽债的那段话：“汝爱我心，我怜汝色，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

直到今天，终于醒悟：与我“经百千劫，常在缠缚”的，终是物，非是人。

如是陶瓷、如是巧克力、如是中文、如是玫瑰。

如是衣债。

电脑里，有一个大学时代“残存”的文件夹，唤做“miu miu”。里面很多那时下载的好看的图片、文章、自己的涂鸦。

然而，今天我要讲的，是里面一个Excel文件，名字叫做“云”。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就是那个云儿。

云想衣裳，爱衣如命。

那个“云”Excel共有210行，是我大学时的血拼全纪录。噯，也不是“全”，应该是截止到大四上期的。很是详细：时间、地点、品牌、颜色、特征。

爱之深。

我记得很早就自己嘲笑过自己：大学四年，除了买衣服，什么也没学会。

后来做了时尚编辑，也还是爱买着，却已没有那么疯狂。看到同事、读者，还在发痴，便想：噯，自己算是过来人了。

《格调》讲：一个人在Party上点什么酒，说明他的阶层。点白葡萄的，必属上层或中上层阶级：自大学开始（“当然是一所不错的大学”），喝了多年昂贵的烈性酒，人到中年，改变口味，转为清淡。

是，疯过了么。

我当然与上层或中上层无关。

中学时看《上海服饰》，有一期话题，一言触目惊心，至今让我铭记。

一个算得上脱离苦海的受访者说：“在时尚面前，最痛苦的，莫过于我们这种不够富有、却根深蒂固向往着美丽的年轻女子。”

那就是我。



## 欠债

最可怕，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自由。

标准穷人家的孩子，母亲也不愿放手。一直到18岁，没有过自己买衣服、甚至穿衣服的自由。

但是怪得很，我从来没有安于过这种安排，我总是顽强地想要争取一点点自由，可以在衣柜里已经有的衣服里，挑些好看一点点的。

母亲也气我：全家都在为了我上大学节衣缩食，我却还想着漂亮，算什么？

她觉得：好一点的衣服，都应该留在

过节的时候。平日里，应该把最旧、最难看的穿，直到穿破。

当然，旧的不可能穿破。而好的，就在衣柜里，迎来了过时的命运，永远不可能重见天日。

这就是“爱惜”的下场。

而我，已经会在没有自由的时候，挤下晚自习晚餐的钱，去买《上海服饰》，六块五。

当时一顿晚餐的“配给”是两块五。这是母亲至今不知道的。

有时候，母亲会用今天不准穿什么来

惩罚我。我被逼着穿上，满心愤怒。觉得很羞耻地到学校。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很大声，希望人家不要在意我的衣服。

高一军训，也叫我们出钱，买过一套绿上装、蓝下装，就是那种肥得可以塞两个我进去的裤子。

母亲屡屡气愤：也是花钱买的，为什么就不能穿了？

说过好几次：明天你就穿这个给我上学。

还好，恐怕那样是大家没面子，没有真逼我上身。

若那样，我恐怕15岁的自己要以死抗争。

有一次，哦，是初中。那天母亲生我的气，不许我穿冬天惟一一件像样点的红色防寒服。一定要我穿一件1985、1986年做的，我们在家里穿的一件淤血般紫褐色外套，那种大颗的硬塑胶扣子的。

若真得那件，我情愿不去上学。

那一件红色的已经收走，我偷偷地把一件薄的、秋衣，塞在书包里，到楼下车棚取车的时候，赶紧脱了那件穿上比知青还不如的外套。

那是12月31日，隆冬。早上上学，不过六七点，天还是黑的。

中午回来，我绕到家旁边民族学院的校园里，到她们女生宿舍的洗手间，再换上娘教我穿的。回家。

是，进单位宿舍是会有人看见，但是，那些老头老太太看见，总不是我的同学看见。

妈看到我穿着她的意思，出门、回家，很满意，觉得这趟苦我算是吃过了，于是准我穿那件红色的，去参加晚上上班上的元旦晚会。

我心里得意地换上了。

晚上晚会完了，是七点半，回来在三楼遇见两个邻居女孩儿，站在楼梯口聊天。



我们住六楼，妈走下来，要去学校找我。

那个时候，我回家晚五分钟，也是他们去学校找我的由头。仿佛是真的很得闲。

看见我，不说话，转身就上楼。

我只得跟上去，心里的恐惧，是可怕的。

也是习惯的一种可怕。

她不会因为我站在楼道聊天而骂我：那说明我是回到这幢楼了。

她一定要我承认，我是在学校里玩，或是在路上玩。

跟谁玩？是重点。

我哭着说，没有。

不相信。

然后走下楼去，问那两个女孩，我跟她们聊了多久。

人家肯定是觉得：她会因为我聊天而骂我，于是讲，没有多久啦，一会儿。

妈就拿了证据，上来进门紫着脸：人

家讲了，只聊了五分钟。说，你路上去哪儿了？

我冤死。哭都哭不出声。

自小我最怕被冤枉，不要说我自己，看到电视里人家被冤，都是宁愿不看，也不要看。

老爸在帮我修车，我个子长高，原来那辆20英寸的车骑不得了，他们刚刚给我买了辆新车。

一面讲：“喔，你还穿得周吴郑王地出门哪。”

然后抬起头，拧着眉毛问我：“昨天不是教你穿那件旧的吗？”

仿佛是发现新大陆。

慢着：中午他就坐在客厅，看我出门，他不记得了。倒是记得昨天妈吼的一句话。

妈不说话，也不说是她同意我换的。

所以，我一直记得“周吴郑王”这个词。

每每忆及，抽痛、讽刺。

阿姨想着我到底是十六七岁姑娘，常常帮衬。有一回，做了新裤子给我，灯芯绒的，紫红色。

初恋小男友看到，还写了纸条给我：今天你的 new trousers 不错，就是配的防寒服不好。

那张纸条还在。

看到的时候，委屈。更觉得很羞愧。

就算只得 17 岁，我们还是在乎：在他们眼里，是否美丽。

那个时候，我羡慕一个同学。其实她并不美，成绩也跟我不是一个水平，但是她有自由：她，或者说她们，总是一起去逛街，看中了什么，便回去磨着母亲去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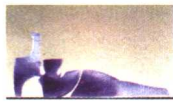
像不像《流星花园》里杉菜看到要垫朱丽亚·罗伯茨那个鼻子的富家女，穿她穿不起的衣服的时候，心里如果不难过——

简直不是女孩。

有一次跟她们一起去，在人民南路，有一家加菲猫的专卖店（奇怪，后来在哪里都没有再见过这个牌子），她看中一件无袖外套，很贵，280 块。我惊得乍舌。至今都觉得贵。

她说：等我回去跟我妈讲，等她周末来给我买。

我摸着一件我喜欢的：等我长大了吧。等自己工作了吧。



## 还债

然而已经等不及工作。

一上大学我就几乎疯掉：买买买，从第一个学期开始，每学期生活费在头一个月就花得干干净净。

期期如此。期末借钱买火车票回家。  
那么中间几个月？  
打工赚钱买衣服。

还好呢，喜得自己个子有一米六八，还算得上明眸皓齿，于是有机会去做那种 Promoter，呵，这是洋话，就是促销小姐。

做过的多了：EPSON 打印机，做了

一年。一个小时 15 块，一天还有 10 块钱交通补贴，一个周末便有两百多，简直是高薪。

若是遇上五一节之类，连着三天，每天站 12 个小时，三天下来居然就有 570 块！

已经是普通一个大学女生一个月的生活费。

不过，一站 12 个小时，还要不停地介绍产品、帮人用数码相机拍照、演示操作，直到说不出话、站不稳，你以为很好玩么？

存钱？当然是不可能。老在商业区、

《赵孟俯四足歌》赵孟俯的字被定性为“媚”，可这满纸笔墨却是少有的锐利。

我还是相信史家公论——或者说群众雪亮的眼光：所谓外强中干，赵字仿佛大多数现代人，因为没有个性，故此插满棱角，装作个性十足。

没有被拆穿，不等于没有被看穿。





百货公司做活动，一面赚钱，一面销金。

左手进右手出——有时候左手还没进，已经透支了个干干净净。

一起打工的有个大三的杭州女孩子，比我大，但俨然已是名牌专家。大三，穿得一如 Office Lady，已经是用兰蔻、雅诗兰黛的护肤品，粉底用韩国的。是她告诉我：粉底是韩国的不错。

那天美容编辑说道：“去上海出差，去了雅诗兰黛公司，她们的情碧也算是年轻人品牌。”

在座的大部分茫然。

我便想：噯，看来我六年前，已经有做时尚编辑的资格。

还好，我至今不化妆，不然的话，卖了自己也不够。

都说江南出美女，又说是扬州苏州拔得一二筹，但依我所看，杭州女子要算是长相过人。

至少那位姐姐就是：那真是端丽清秀，身段窈窕。

她算是我现实中最早遇到的时尚启蒙。

毕业的那年夏天，我逛东楼，路过逸飞柜台，忽听得一女子，很秀气地呼着：“啊！逸飞！”过来了。

后面跟着，是她男友吧？非常普通——至少我这双看人屡看屡败的眼睛看来，她的护花，仿佛应该好些。

我几乎不忍心打断，她在那些衣服前面的踟蹰留连。

还是跟她打招呼：“嗨！”

她倒很惊喜，然后留了电话给我。

还来不及打，我就走到北京。

不过，看到她为了逸飞，那个仿佛匠心独具、也确实不过匠心的牌子，那样得她欢心，我便知：我是青出于蓝而胜之了。

三年出师，一点不错。

EPSON 做了一年。大一，还参加过他们年终的公司“忘年会”，这是日本人

名字，意思是忘掉一年不愉快。

在桂林路上一幢别墅，居然吃的是越南自助餐，堪称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识“衣香鬓影”。

噯，那个时候，头发还长得一直到pp下面。

傻傻的，土土的，小女生一个。

他们公司有个女子，叫 Rebecca，中文名字忘记了，就是管我们这帮 Promoter 的。那女子不过是个大专毕业，管起我们复旦女生可不手软。

不过她长得实在不俗，面孔不去讲伊，身材真是十足模特儿一个，气质冷艳，又会穿衣服，发型也收拾得齐整时髦，那是我真正见识的第一个 Office Lady。而且段数绝对比我后来见识的若干高出。

所以，听闻她进 EPSON 以前是站柜台的——好像是给 Christian Dior 的化妆品站？而且连电脑都不大会用，我也没觉得稀奇。

各有所长么。

后来东南亚金融危机，竟然影响到我们这帮大学女生的收入：时薪降为五块钱，卖一台打印机提成十块。

那叫一个惨。加起来也没有原来的一半。

高薪史往往结束得很快。

往后还有过：西门子，还有一些国企，海尔、巨龙之类。你别说，像巨龙这种通信设备公司，大方起来，惊人。

还为一个服装品牌做过一次她们客户发布会的 Model，一共八个复旦女生，全部是初次上阵。

后来做编辑，看到我们用模特儿拍片子，管你是不是名模，累得死脱，一天只给三百。便要觉得：我们那场，连准备带走台，五个半小时，四百。

竟当了一回高薪 model。

也当过家教，大学生的专属职业。一个小时 15 块，但是做家教，一个礼拜了